

陈忠实
日子



中国短经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陈忠实
日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子/陈忠实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
(中国短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5055-7

I. ①日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7092 号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
统 筹: 郑 理

特约策划: 杜 晗

责任编辑: 修晓林

装帧设计: 丁威静

日子

陈忠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136,0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55-7/I·3978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- 蚕儿……1
- 霞光灿烂的早晨……51
- 田园……33
- 马罗大叔……21
——《我自乡间来》之一
- 失重……25
- 到老白杨树背过去……99
- 打字机嗒嗒响……121
——写给康君
- 日子……45
- 作家和他的弟弟……53
- 腊月的故事……47
- 关于沙娜……121
- 李十三推磨……106
——三秦人物笔写之三

蚕儿

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绺棉花，小心地撕开，轻轻地扯大，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，摊开，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子儿的黑麻纸铺上，包裹起来，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，暖着。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，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，把书本打开。

老师驼着背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，站住，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，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。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。

“一年级写大字，三、四年级写小字，二年级上课。”

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，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，领我们读起来：

“六一得六……”

我念着，偷偷摸摸胸口，那软软的棉团儿。已经被身体暖热了。

“六九五十四。”

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，痒痒儿的，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。瞧瞧老师，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，我立即挺直了身子……

难以忍耐的期待中，一节课后，我跑出教室，躲在庙后的房檐下（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）绽开棉团儿。啊呀！出壳了！在那块黑麻纸上，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，一动也不动。两颗原是紫黑的蚕子儿变成了白色，旁边开着一个洞。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，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，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。再一细看，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，伸出黑黑的头来，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，吃力地蠕动着。

“嚯嚯……”上课的哨儿响了。

“二年级写大字……”

写大字，真好啊！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。我取出仿纸，铺进影格，揭开墨盒……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！出壳了，千万可别压死了。

我终于忍不住，掏出棉团儿来。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，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。我取出鸡毛，揭开小洋铁盒。

风葫芦悄悄蹿过来，给我帮忙，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……

“眶”的一声，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，眼里直冒金星，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，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。我看见了老师，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，站在我的身后。慌乱中，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。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，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。

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，从我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。一下，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；又一脚，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……我立时闭上眼睛，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……

老师又走向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。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。

放学了，我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妈就喊：“去，给老师送饭去！”

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。我没动，也没吭声。

“噢！像是受了罚！”妈妈看着我的脸，猜测说，“保准又是贪耍，不好好写字！”

我仍然立在炕边，没有说话。

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“毛盖儿”，惊奇地睁大了眼睛：“啊呀，头上这么大的疙瘩？”她拨开头发，看着，叫着，“渗出血了！这先生，打娃打得这样狠！头顶上敢乱打……”

我的眼泪流下来了。

“不打不成材！”父亲在院子里劈柴，高声说，“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？”

妈妈叹口气，“给老师送饭去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去！”父亲威严地命令，“老师在学堂，就是父母，打是为你学好！”

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，一手提着竹篮，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，菜碟，辣碟，走出了街门。这样白的馍馍，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。

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，我鞠了躬，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，就退出门来，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，待老师吃完，再去取……

“来！”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，老师吃完了。

我进了小房，去收拾那罐儿碟儿。

老师挡住我的手，指着花碟子，说：“把这些东西带回去，不准丢掉……”

我一看，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，扔着一块馍，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；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，不过指头大，也被老师挑出来。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，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……

妈妈看见了，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，脸色羞愧极了。

父亲瞅着，也气得脸色铁青，一把抓起“展览”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，一扬手，摔到院子里去了。

后晌上学的时候，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，慷慨地说：“我再给你一块蚕子儿！”

我心里冷得很：“不要咧！”

“咋咧？”

“我不想……养蚕儿咧！”

没过几天，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，分了班，把一、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。

他很年轻，穿一身列宁式制服，胸前两排大纽扣，站在讲台上，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：“我姓蒋……”说着，他又转过身，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，在木头黑板上，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，说：“我叫蒋玉生。”

多新鲜啊！往常，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，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啊！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，只有一位老师，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。新老师一来，自报姓名，这种举动，在我的感觉里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鲜事。他一开口，就露出两只小虎牙，眼睛老像是在笑：“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。你们都会唱什么歌？”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人回答。我们啥歌也不会唱，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唱歌。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“绣荷包”。

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，就领着唱起来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

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，一句歌词儿，怎么也唱不协调。我急得张不开口，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，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。好久，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，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，渐渐融化了，心里清爽了，张着嘴，唱起来：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

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，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，扔给风葫芦，就住下溜，慌忙中，松了手，摔到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，嘴里咸腻腻的，一摸，擦出血了，烧疼烧疼。

“你俩干什么去了？”蒋老师吃惊地说。

我俩站在教室门口，低下头，不敢吭声。

“脸上怎么弄破了？”他走到我跟前。

我把头勾得更低了。

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。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！我想，他不在教室打，关在小房子打起来，没人看见……

走进小房子，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，撕下一块，缠在一根火柴棒上，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，就往我的脸上涂抹。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，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。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，使我想到母亲

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。

“怎么弄破的？”他问。

“上树……摘桑叶。”我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摘桑叶做啥用？”他似乎很感兴趣。

“喂蚕儿。”我也不怕了。

“噢！”他高兴了，“喂蚕儿的同学多吗？”

“小明、拴牛……”我举出几个人来，“多咧！”

“你养了多少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忽然难受了，“没养。”

“那好。”他不知我的内情，喜眯眯的眼睛里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，“你们养蚕干什么？”

“给墨盒儿做垫子。”我说着话又多了，“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。”

“多有意思！”他高兴了，拍着手，“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，搁到我这里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，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，铺墨盒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好哇！”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。

于是，后晌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，采摘桑叶，有时他从坡上滑倒了，青草的绿色液汁沾到裤子上，也不在乎。他说他家在平原上，没走过坡路。

初夏的傍晚，落日的余晖里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。蒋老师领着我们，脱了衣服，跳进水里打泼刺，

和我们打水仗。我们联合起来，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。他举起双手，闭着眼睛，脸上蹿下一股股水来，佯装着求饶的声调，投降了……

这天早晨，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，刚走进老师的房子，就愣住了。

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，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，看见我俩，轻声说：“我对不起你们！”

我莫名其妙，和风葫芦对看一眼。

“老鼠……昨晚……偷吃了……蚕！”

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笋子跟前，蚕少了！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，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。可憎的老鼠！

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：“老师，不要紧！我从家里再拿来……”

老师苦笑一下，摇摇头。

我心里很难受。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，就急忙给老师宽解：“他们家多着哪！有好几竹笋！”

“不是咱们养的，没意思。”他站起来，摇摇头，惋惜地说。

三天之后，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笋沿儿上来，浑身金黄透亮，扬着头，摇来摆去，斯斯文文地像吟诗。风葫芦高兴地喊：“它要网茧儿咧！”

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，我们帮着剪成小片，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，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。

它想网蚕茧儿。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；它再网，我们再压，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……

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，被我们提上网架。老师和我们，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。

“我的墨盒里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！”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，像个小孩，“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，多有意义！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一揭墨盒，就看见你们了……”

第二天，早饭后，上第一节课了。他走进教室，讲义夹上搁着书本，书本上搁着粉笔盒，走上讲台，和往常一模一样。我在班长叫响的“起立”声中站起来，一眼看见，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。

他站在讲台上，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，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，情绪慌乱，说话结结巴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上音乐课……”

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，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，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从心里蹿起。老师心里有事，太明显了。

老师勉强笑着：“我教，你们跟着唱：春风，吹遍了

原野……”

我突然看见，刚唱完一句，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，立即转过身，用手抹掉了；然后再转过身来，颤着声，又唱起来：“春风，吹遍了原野……”

我闭了口，唱不出来了。风葫芦竟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教室里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。

“我要走了，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眼泪又蹿下来，当着我们的面，甩手绢擦着，提高嗓音，“同学们，唱啊！”

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，勉强笑着，突然转过身，走出门去了。

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，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，全都默默地站着。

他的被卷和书籍，早已捆扎整齐。他站在桌边，强笑着，说：“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。你们……把蚕箔儿……拿回家去吧！”说罢，他提起网兜，背上被卷。

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，走出小房。对面三、四年级的小窗台上，露出一个个小脑袋。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起，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。

我的心猛一颤，还得回到驼背的那个教室里去吗？

走出庙院了。走过小沟了。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，我终于忍不住，问：“蒋老师，为啥要走呢？”

蒋老师瞧着我，淡淡地说：“上级调动。”

“为啥要调动呢，你刚来！”风葫芦问。

老师走着，紧紧闭着嘴唇，不说话。

我又问：“为啥不调动驼背？”

蒋老师看看我，又看看风葫芦，说：“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，说我把娃娃惯坏了！”

我迷蒙的心里透出一条缝儿，于是就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。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，整天和娃娃耍闹，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势嘛！自古谁见过先生脱了衣裳，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？失了体统嘛！我依稀记得，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，在大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一起说。那个现在还不知姓名的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，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……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！

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，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，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。他的胸前挂着“三十年教龄”纪念章，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。

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。

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。

“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？”他吃惊了。

哪能呢？我告诉他，在我中学毕业以后，回到乡间，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。第一个春天，我就